

徐老虎與白寡婦

高陽著



「高陽作品集」自序

高陽

從事歷史小說寫作以來，二十餘年心血所積，得書若干；計字又若干？說實話連我自己都不甚了了，約略而計，出書總在六十部以上；計字則平均日寫三千，年得百萬，保守估計，至少亦有兩千五百萬字。所謂「著作等身」，自覺無忝。

上下五千年，史實浩如煙海，所以我的小說題材，永遠發掘不盡；更堪自慰的是，以臺灣為中心的世界華人社會，無一處沒有我的讀者。有些讀者獎飾之殷，期勉之切，在我只有用「慚感交併」四個字來形容心境。

行年六十有五，或許得力於凡事看得開；更應慶幸於生活在自由自在、不虞匱乏的大環境中，所以心理與生理兩方面，可說並未老化；與筆續盟、廿載可期。不過今後の筆墨生涯，一方面從事創作；另一方面亦須整理舊稿。新作單行本射僅交由聯經及遠景兩家出版事業公司印行。

與遠景出版事業公司合作的開始，在個人的創作歷程中，是一塊很重要的里程碑；更是一種極愉快的經驗，特綴數語，敬告讀者。

是為序。

· 序 自 ·

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杪

· 1 ·

1 紗帽風波

揚州人上午「皮包水」。一清早起，洗臉、喝茶、吃早飯、談事情，都在茶館裏；因此，這天李振標不會出現在聚春茶樓，少不得就有人要打聽了。

「李四爺怎麼今天沒有來？」

「是啊！沒有來。」跑堂的答說，「不知道什麼道理？」

「等下會來吧？」

「說不定噢！李四爺起得早；要來早來了。」跑堂看他臉上有焦灼之色，即便問道：「張老爺你老人家找他有事？」

這「張老爺」官名作梅，是縣太爺的表叔，以「官親」的身份，在縣衙門裏幫忙辦庶務，爲人十分勢利。跑堂的理想，李振標自從去年公事上出了個大紕漏，奉旨革職以後，張作梅就不大看得起他；天天見面不答理，一旦不來反倒打聽他了，這不是怪事？

「沒事，沒事！」張作梅搖搖手，「我不過隨便問問。」

越是這樣，跑堂越疑心。「光棍眼裏揉不下沙子」，他在想，張作梅找李振標不但有事；而

且是不便讓外人知道的要緊事。不過，事不關己，也就懶得用心；揭開茶壺蓋，用「鳳凰三點頭」的手法，爲張作梅沖滿了茶，轉身去招呼別桌客人。

挨桌轉過一圈，第二次又來沖茶；張作梅倒又在問李振標了。

「李四爺不會人不舒服？」

「不會吧！」跑堂的答說，「那麼個老虎——。」

「虎」字出口，跑堂突然一驚——自己嚇了自己。趕緊向進門之處望了一下；吐一吐舌頭，方又說他未完的話。

「李四爺那麼個『把山子』都打得死的人。怎麼會生病？就是有些傷風咳嗽的小毛病，一定也會來。」

「照你這一說，是出門了？」

「那可知道了。」跑堂的答說：「不過，也不會，我昨天還聽他跟鹽公堂的吳一爺在說一兩天之內，找搭子打場牌。不像是要出門的樣子。」

「那就怪了！」張作梅問，「你知道不知道，李四爺住那裏？」

「新搬了家，我還不清楚。」跑堂的又說，「你真要找他，我替你去打聽。」

不一會有回音來了！却不是答復李振標的住處；是打聽到了他的行踪，上南京去了。

張作梅所需要的，正就是這麼一個消息——一名被革的參將，由揚州上南京；這根本算不得

一個消息，而在張作梅却很重要。這幾天所聽到的、所猜想的，一鱗半爪，湊不成形；有了這個消息，情勢就活龍活現了。

於是定定神，好好籌畫一番；看看是時候了，招招手將跑堂的喚了過來，低聲問道：「董金標你認不認識？」

「名字叫金標的可多了。張老爺是問那個董金標？」

張作梅有些躊躇，以自己的身份，不便道破董金標所幹的行當。可是不說就無法託他帶口信；事實上不說正顯得自己有顧忌，跑堂的一定會想得到，自己指的是誰？那一來，吞吞吐吐的神氣，反倒引起他的猜疑，不如明說爲妙。

「販『砂子』的董金標。」

「是他呀！白寡婦跟『把山子』手下的『四大金剛』，那個不知道？」

「輕點，輕點！」張作梅急忙阻攔，「回頭他會來，你跟他說，下午我在明湖池等他。」說着，將捏在手裏的一個小銀角子塞了過去。

「不好意思嘛！」跑堂的說：「辦這麼一點小事，領你老人家的賞。」

「你把事情辦妥了就好。」張作梅又加了一句：「話只跟他一個人說。」

「你老人家這話多關照了的！我又不是三歲的小孩子。」

張作梅笑笑，抓起瓜皮帽往頭上一戴，揚長而去。

到衙門裏打個轉，應酬了兩處飯局；到明湖池泡了一會，在「叭噠、叭噠」此起彼落，清脆而單調的槌背聲中，張作梅睡着了。

一覺醒來，隔座空位已有人在；正是董金標，靜靜地看着他，沒有開口。

「啊，老董，什麼時候來的？」

張作梅跟他其實不算熟人，稱呼親切，不過要拉交情而已。但董金標却不願套近，客氣而冷淡地答說：「張老爺找我有話吩咐？」

「我行。」

「是，」董金標當然不能不識抬舉，改口稱一聲：「張二爺。」

「老董，」張作梅湊過身子，放低了聲音說：「我們只見過一兩次面，平時也少親近；不過我對你老兄，還有徐大哥，仰慕已久。總想替你們效點勞，心裏才舒服。」

說到這樣的話，董金標的感覺不同了；「花花轎兒人抬人」，急忙堆起笑容說：「張二爺這麼看得起我們弟兄，真正感激不盡。」

「自己弟兄，不要這麼說。老董，」張作梅向周圍看了一下，聲音更低了，「我今天有件事告訴你，這件事，整個揚州城，大概只有我一個人知道。」說到這裏，他定睛看着董金標，沒有再談下去。

顯然的，這件事跟自己這方面有相當的關係。董金標心想，看他的神氣有獻功結好之意，如果說自己的態度不够親熱誠懇，他很可能不肯再說；就說也會不盡不實，有所保留。

因此，他擺出極端重視的神色；深深點一點頭，「張二爺，」他問，「你老是不是要另外找個地方？」

「這倒不必。我先大略說一說。」張作梅用低得僅僅只有他們兩個人聽得見的聲音說：「李振標要爬起來了！」

「李振標」三字入耳，董金標不由得便抬眼注視；但旋即發覺自己不宜出此態度，因而很沉着地說：「喔！怎麼回事，請你老說說看。」

「最近抓得很緊，你總知道囉！」

董金標當然知道。所謂「抓得很緊」是抓私鹽——切口叫「砂子」。不過，這常是一陣一陣的，風聲緊了，暫時避一避；反正「私鹽越禁越好賣」，鹽價越禁越高，出貨少了，價錢高了，足以彌補得過來，所以不足為憂。只是這一次的風聲格外緊；而且迄今並無鬆動的跡象，所以張作梅的話就比較值得重視了。

於是他點點頭說：「是的。請你老說下去！」

「前一嚮我聽南京來的人談起，劉大帥最近常常跟人說：他做錯了一件事；不該重辦李振標！」

此言一出，董金標可沉不住氣了；失聲問道：「真有這話？」

「我何用騙你。」原籍浙江的張作梅用揚州話說：「我再把個底給你；李振標今天到南京去了。」

「張二爺，」董金標變然而起，「我請你老到舍下坐一坐；有幾二十年陳的紹興花雕，一直捨不得開，今天請請你老。」

張作梅得意地笑了。

「來噢！」董金標把明湖池的夥計喚來問道：「你看張老爺的轎班在不在？」

「我沒有坐轎子來。」張作梅接口答說。

「那麼。」董金標揮一揮手，「趕快去雇頂轎子。這裏算一算，都掛我的帳。」

董金標之流，在茶坊酒肆澡堂中說的話，比張作梅吃香得多。見他對客人如此尊敬，明湖池的夥計對張作梅也立刻另眼相看了；一下子擁上來五六個，倒茶的倒茶，打手巾的打手巾，遞衣的遞衣服，七手八腳地將張作梅穿戴停當，轎子也雇好了。

正當董金標將張作梅迎接到家，好酒好肉款待，細談李振標時；兩江總督劉坤一正在南京總督衙門的西花廳。召見其人。

「請坐！」

「是。」李振標往後退了一步，依舊肅然侍立。

「不必拘束！坐下來才能細談。」

「是！」李振標遵命坐了下來；不過身子只挨着紅木太師椅的一點邊。

「你是那天到的？」

「中午到的。一到就到『院上』來稟到。」

劉坤一點點頭，喝口茶，「咕嚕嚕」地吸完一袋水煙，方始談到正題。

「你的事，我到最近才知道，是有人要害你。不過，你應該體諒我事非得已，你別怨我。」

「大人言重了！」李振標感激而惶恐地答說：「沐恩完全知道，是白寡婦想出來的花樣；託人買出『都老爺』來整我。大人秉公處理，沐恩心服口服。」

「你能明白最好。」劉坤一欣慰地說這一句，緊接着又問：「你剛才說的是誰；白寡婦？」

「是，白寡婦。」

「這白寡婦是什麼人？」劉坤一好奇地問。

「是鹽梟。」李振標答說：「大家只知道南京到鎮江的水路上，最狠的鹽梟是徐寶山徐老虎；提起來連『老虎』兩個字都忌諱，只叫『把山子』，其實真正鹽梟的頭腦是白寡婦；徐老虎不過是她的，是她的——。」

是她的什麼？何以訥訥然不能出口？劉坤一略想一想，懂了他的意思；必是「姘夫」二字，

言之不文，故而礙口。便笑笑說道：「你是說，徐老虎是白寡婦的面首？」

「是，是！面首，面首！」李振標如釋重負，「白寡婦對徐老虎很好，有心幫他，所以處處把徐老虎抬出來；其實，徐老虎手下的『四大金剛』，都是白寡婦的人。」

「『四大金剛』？」劉坤一不解地問，「這話怎麼說？」

「白寡婦手下最得力的四個人，名字很巧，都叫『金標』。金銀的金，奪標的標。這四個金標又稱四大金剛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倒也巧得很。」劉坤一問：「這四個金標你都熟吧？」

「是。不過——」李振標笑笑沒有說下去。

「你說，不必顧忌。」

「四個金標跟沐恩是冤家對頭。」

「這是可想而知的。」劉坤一又問：「白寡婦跟徐老虎呢！不用說，也是冤家對頭囉！」

「這，這情形又有點不同。」

「怎麼不同？」劉坤一非常關切地。

由於總督的神色，語氣中有着詰責的意味，李振標更覺難以回答，囁囁着說：「白寡婦不會恨我。」

這話就更離奇了！劉坤一剛抽過廿四筒「高、黃、鬆」的大煙，精神十足；此時先將公事丟

在一邊，要打聽打聽李振標與白寡婦是怎麼回事？

當然，他記得自己的身份。堂堂統轄江蘇、安徽、江西三省文武的兩江總督，不便打聽人家涉及婦女的私事；所以要問還得從公事着眼。

「白寡婦是有名的鹽梟，你原來是揚州城守營的參將，緝私有賞，跟白寡婦應該是冤家對頭；而且實際上白寡婦亦會暗算過你，把你的前程都弄丟了。既然如此，怎麼又說她不會恨你？你，」劉坤一提高了聲音問：「又怎麼知道她不是在恨你？」

從他一開口，李振標便已料到，總督要問的是他與白寡婦之間的恩怨。這是個麻煩，只怪自己說話欠檢點。看他咄咄逼人的神色，料知搪塞不過，不能不約略透露實情了。

原來李振標與白寡婦死去的丈夫白殿魁，是清幫的「同參弟兄」。白殿魁販「砂子」，李振標在軍功上討得個出身，做了武官，本來「你走你的陽關道，我過我的獨木橋」，各不相涉。那知李振標官運亨通，一路扶搖直上，居然做到三品參將，而且一直補的實缺；並由江西調到揚州來帶城守營。這一下「同參弟兄」在「獨木橋」的兩端，正面相遇了。

這個「獨木橋」大家都要過，只有彼此退讓；一個得手且放手，一個須斂跡時應斂跡，總算不會傷了「祖師爺」面前一起磕頭的義氣。

這樣一年有餘，白殿魁一次傷寒不治而亡；李振標勸過白寡婦，不如就此歇手，不必再幹這刀頭上舐血的買賣。白寡婦起先倒也聽勸；無奈手下有幾百弟兄，不能不顧。她心裏打算，這幫

弟兄錢財來得容易，吃慣用慣；縱說自己「金盆洗手」，弟兄們必是依然幹此老本行，或者流爲下三濫的鼠盜狗竊。這一來，且不說死去的丈夫在黃泉路上會不安；而且會給李振標添更多的麻煩。既然如此，倒不如掌握在自己手裏，要收要放，還可以作得幾分主。

這是一番苦心，而李振標並不知道。加以徐老虎成了白寡婦的入幕之賓，燈下枕上，策畫出好些路數來；白寡婦禁之不可，以致販砂子的規模越來越大。李振標一面要交代公事，一面惱恨白寡婦不懂交情，橫一橫心，大開殺戒，派出砲艇在江面巡邏，遇到白寡婦的船，不問情由，轟沉算數。

演變成這種勢不兩立的局面，在白寡婦是很痛心的。當然，也曾有「門檻裏」的同道，基於江湖義氣，出來奔走，希望「叫開」。徐老虎也是「自己人」，敍起來跟李振標輩分相同，自是兄弟相稱；按幫裏規矩的所謂「十要」，第四是要「兄寬弟忍」，不准犯閻牆之戒。可是，朝廷的王法不能不顧；而以李振標的說法，徐老虎在「十大幫規」中犯了兩條，一條是「不准奸盜邪淫」，販砂子已近乎「盜」了！再一條是「不准欺軟凌弱」欺侮寡婦，不算好漢。

說到這樣的話，過節就解不開了。徐老虎跟白寡婦商量，只有送李振標見閻王，才有生路！白寡婦不肯這麼做；她認爲李振標並不錯。然而不去李振標則無生路，却是事實。想來想去只有一條路好走，把李振標的那頂紗帽卸下來。

這就是白寡婦搜集李振標吃空，收陋規的證據；花一千兩銀子買通一個監察御史，狠狠參奏

一本，旨下兩江查辦；再由白寡婦在兩江總督衙門走了門路，以致李振標爲劉坤一奏請革職的由來。

當然，這些始末無須完全告訴劉坤一；李振標只這樣回答：「沐恩從前找人去勸過白寡婦，要她歇手；白寡婦雖然不肯聽勸，不過託人來跟我說，很感激我保全她的意思。所以，我也不拿她當冤家對頭。」

「這樣說，你們是有感情的？」

這話就有點離題了。李振標不肯承認，「回大人的話，」他說「公是公，私是私；沐恩分得很清楚的。」

「很好！」劉坤一表示滿意；不過還得問問清楚，「如果我現在仍舊派你去帶揚州城守營，你對白寡婦怎麼樣？」

這是有關自己前程、朋友交情、江湖義氣的一件事，李振標不敢輕率回答；想了一會才說：「沐恩仍舊要勸白寡婦歇手，倘或她不肯聽勸，沐恩只有公事公辦！」

劉坤一點點頭，臉色轉爲嚴肅了，「去年跟日本人開仗，黃海大敗，李中堂在馬關訂的和約，賠款二萬萬兩銀子之多；如今歸還遼東，加賠三千萬兩，第一筆五千萬兩，今年九月裏就要付出去。這麼大一筆款子，從那裏來？」他憂鬱地說：「兩江分攤到的數目最多，只有極力整頓釐金、鹽課，才想法子湊足應攤的額子。所以緝私這件事，再不能像過去那樣敷衍了事。李振標

！」

「有。」

「你要幫我這個忙！」

「大人，言重了。」李振標惶恐地起身答說。

「坐、坐！我有要緊話說。振標，」劉坤一改了比較親切的稱呼，不再連名帶姓一起叫，「這股鹽梟，我一定要把他除掉！否則，我沒法子整頓鹽務。你能不能幫我這個忙？」

這一再提到的「幫忙」二字，對李振標內心衝擊的力量很大，一方面不期而然浮起感激輕生之意；一方面又覺得劉坤一的要求太高，且不說力所不勝，就能辦得到，也未免太狠了些，怕會惹起江湖道上的公憤，以後就難做人了。

「怎麼樣，」劉坤一等了好一會，未見答覆，便又催問：「你不肯幫忙？」

李振標一驚！心想，要搞出嚴重誤會來了！總督必已起疑，當自己不肯盡力；甚至以爲自己與白寡婦有勾結。倘爲後者，說不定就有身家之禍，性命之憂！

轉念到此，立生警惕，眼前只有一句話，可以消釋他的誤會；而且這話說得越忠越好，不容片刻猶豫。

「大人！沐恩邊命就是。」

「好、好！」劉坤一的臉色立刻和緩了，「你放手去幹，一切有我。」

「是！」

「我仍舊讓你當參將，仍舊讓你帶揚州城守營；電奏出去，大概三天就可以有回音。」劉坤一問：「你是先回揚州呢？還是在南京等一等？」

「沐恩想先回揚州。」

「也好！等軍機處的電報來了，我再通知你；那時候，我們再細談。」

接着劉坤一端一端茶碗；廊上的戈什哈，立刻拉長了嗓子高唱：「送客。」

李振標見到端茶碗時，便已起身行禮告辭；劉坤一送到滴水簷時，等客人轉身請留步時，突然問道：「白寡婦那個婆娘有多大年紀？」

「不大！大概卅剛出頭。」

「卅剛出頭？」劉坤一忍不住又問：「一定滿臉橫肉，是個賊婆娘的樣子？」

「不是！長得文文靜靜很秀氣；怎麼樣看，也不會想到她是個強盜婆。」

這却是大出劉坤一意料之事！哈哈腰送走了李振標；回身走向上房時，不由得低聲唸道：「卿本佳人，奈何作賊！」

「李振標回來了！」董金標說，「樣子有點怪，躲在家裏不露面；不知道葫蘆裏賣的什麼藥？」

「他不出門；也許有人上門；看看是那些腳色？」四大金剛之一的郭金標，向外望了一下，

「徐大哥來了！」

來者正是徐老虎。生得長大白皙；是隻玉面虎。八月初的天氣，上身一件漿洗得雪白的洋布小褂；下身一條淡藍寧綢套袍，袴腳紮得筆挺；點塵不染的白竹布襪子，踏一雙玄色貢緞雙樑鞋。左肘彎上褂着一件摺疊好了的寶藍線春面小紡裏的夾袍。若非手裏那把一尺二寸長的大摺扇，顯得有些流氣，誰不說他是位翩翩濁世佳公子？

「徐大哥，」董金標起身迎接，「今兒沒有去吃茶？」

「跟張作梅吃早酒去了。」

「呃。」董金標問：「有沒有消息？」

「李振標回來了。」

「是啊！李振標回來了。不出門！」

「不出門就有花樣。」郭金標臉色顯得凝重，「李振標說過，君子報仇，三年不晚。徐大哥不可不防。」

徐老虎點點頭，坐了下來；眉宇間似乎隱隱有憂色。

「徐大哥，張作梅還說點什麼？」董金標問。

「他的消息不一定靠得住，聽着風，就是雨，七拼八湊，說得活龍活現；也不能盡信他的

。」

「不！」有女人應聲。

三人都回頭向裏去看，白寡婦正掀簾出來；手裏捏一把用白粗布包着的筷子，腰間還繫着圍裙。身後跟着個丫頭，用托盤端着碗盞，正要鋪排飯桌。

「總算難爲張二爺！」她一面走，一面接着她自己的話說，「人家是關心我們，所以七拼八湊得出一個消息來。不然，聽過就算了，不會在心裏過一過；更不會用心思去猜去湊。」

「嫂子這話公平。」張作梅是董金標的來頭；聽徐老虎貶低人家，頗不以爲然，所以此時欣慰地附和白寡婦的話。

「也要看情形。不能說李振標上了一趟南京，就以爲他一定有什麼路子了。」

「先吃飯！」白寡婦平靜地說，「有什麼話，慢慢商量。」

四個人各據一方，徐老虎上坐，兩標分居左右，白寡婦坐了下首主位。一面喝酒，一面閒談；白寡婦不談李振標，董、郭二人對她却有信心，知道她一定會抓住很適當的時機有所處置。

果然，到得徐老虎興緻轉好之時，白寡婦用徵詢的口氣看着他說：「你看，我帶幾樣水禮去看看三姊，好不好？」

「三姊」就是李振標的結髮妻子。白、李兩家的內眷，一向往來甚密；自從破臉以後，逐漸疏遠，這一兩年竟連逢年過節，都無酬酢。如今聽得白寡婦忽要去看「三姊」，那就不僅徐老虎